

沙仑玫瑰



(香港) 沙

沙仑玫瑰

作家出版社

跨进贝家堂皇、气派的大门，秦思洁一生的命运就被注定了，虽然十九岁的她是那样的年轻无邪。

贝家是台北赫赫门第，不止有名望，且富有，四十五岁的男主人贝哲人是精明能干的实业家，他掌管着祖传下来的庞大财富和各种公司、工厂，他不只有魄力而且有成熟男人的魅力，是个光芒四射的男人。他的夫人李丹萍比他小两岁，受过最贵族化的高等教育，是名门望族之女，夫妇俩站在一起，的确给人珠联璧合的感觉，可惜贝家人丁单薄，代代如此，他们唯一的儿子贝浩然今年已二十一岁，是个十分勤奋好学，善良忠诚的男孩子，他念心理学，对贝家的事业全然不感兴趣。

贝夫人的贴身女仆出嫁离开，于是经人介绍，高中毕业的秦思洁就来到这儿：

思洁只可说是个小女孩，虽然她高，五英尺五英寸的

身材苗条纤细，然而那怯生生与毫无经验的失措，能让人一目了然看出她的稚嫩。

她长得清秀，雅致，尤其皮肤好得近乎透明，这样的女孩哪儿该做女仆呢？她该是大学里受男孩子包围的漂亮女生，她该是家中父母宠爱呵护的娇女，但是她来到贝家，希望贝夫人李丹萍能聘用她。

她是不得已的，真是不得已！

一个管家模样的妇人带她走进豪华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客厅，示意她站着等一会儿，然后管家就上楼请夫人下来，思洁的心中七上八下，又紧张又担心又害怕，她希望能得到这份工作，却又莫名其妙地怕这儿的环境，连做梦，连看电影也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布置与排场。

站了五分钟，她的脚几乎僵直了，看见穿着雪白长裙的贝夫人从楼上走下来。贝夫人真是天生的贵族，她不需要半丝作状，那气派已完全显露。

“你是秦思洁？”贝夫人李丹萍在思洁面前的沙发坐下，目光锐利地打量她；“你十九岁？”

“是！夫人！”思洁深深吸一口气，恭恭敬敬地回答，“我希望有这荣幸来服侍你！”

思洁说“服侍”时有丝犹豫，她不是天生服侍人的女孩！

“你做过事吗？”贝夫人拿起一支香烟，站在她身边的女管家立刻替她点火。

“没有，我没有经验，可是……我愿尽量去学，尽力

做得好!”思洁脸红了。

“很好!”李丹萍点点头。她心中倒也喜欢这干净、秀气又斯文的女孩子。

“你的父母同意你出来工作吗?”

“同意!”思洁垂下头又抬起来,“他们都同意!”

“你这年龄怎么不继续念书?”李丹萍问。

“因为我家里……发生了一些变故,我必须工作才能维持生活,念大学比梦更遥远了!”思洁无奈地说。

“哦……”李丹萍吸一口气,说,“这样吧!我试用你俩星期,大家满意的话就合作下去,好不?”

“好!夫人!”思洁大喜,她被雇用了!试用……她会努力工作的,她有信心做得好!

“那么……”丹萍转身吩咐管家,“今天带她去做制服,我希望尽快地一两天就来上工!”

“是!夫人!”管家陈太太恭敬地点头,“制服明天一定可以做好,你放心!”

“至于薪水,我是不会亏待你的!”丹萍又说。她露出浅浅的微笑,雍容华贵,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女,如今轮廓依稀,已有浅浅皱纹了。

“谢谢夫人!”思洁鞠躬而退。

她得到这份工作,似乎十分简单。

“思洁,我会让司机送你去量制服,明天中午你来报到,我相信制服也会做好了!”陈太太相当和蔼可亲。

“谢谢陈太太,”思洁由衷地说,“我刚出学校门,什么都

不懂，请你以后多指导我！”

陈太太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其实工作很少，规矩却多，贝家这种显赫家庭是免不了的。”停了一停，又说，“放心好了，我会帮你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好！”

“哦……要穿白短衫，黑长裤的制服？”思洁问。她实在担心，她从来没穿过这种唐装。

“不，当然不，”陈太太拍拍她，“老爷和夫人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，洋派得很，你们的制服是藏青色洋装，有白色花边的围裙，倒是很别致的！”

思洁想一想，得到一份工作的狂喜降低了好多，也没什么值得可喜的，她只不过来做工人，白衫黑裤也是制服，蓝裙白花边围裙又有什么不同？总是工人！

她的理想，她的梦，比天边更遥远了！

“我知道你想什么，思洁，”陈太太体贴地说，“工作并没有贵贱之分，以自己劳力换取酬劳就是高贵，就值得尊敬，何况……我明白你的环境，你是好女孩！”

“陈太太……”思洁眼圈儿红了。

“不要觉得委屈，”陈太太摇着头拍她，“否则你母亲知道会好伤心！”

“是的！”思洁深深吸一口气。的确，她不能表现出自己的委屈，否则父母怎能安心？还有弟弟思维。

“而且你要知道，贝夫人是很好相处的人，她绝不会为难你的，放心好了！”陈太太又说。

一个穿司机制服的男人穿过大草坪走过来，在贝家即

使是司机，气派也是不同。

“陈太太，你要出门？”他问，很有礼貌。

“不，阿袁，你送思洁去做制服，吩咐裁缝明天中午以前一定要送到。”陈太太条理分明地吩咐，“思洁是新来的同事，是个好女孩，你有空教教她！”

“好的！车在外面，我们去吧！”

“袁先生……”思洁怯怯地不知如何应付。

“叫袁大哥好了，”陈太太笑，“阿袁的儿子才五岁呢！”

“袁大哥！”思洁告辞陈太太，随司机穿过巨大草坪，走到车房。

车房里有四辆漂亮又巨型的汽车，思洁只认识其中一辆是平治 450，她听同学说过是最高贵的汽车，贝家听说只有三个主人，却用四辆车？

袁司机按下一个电钮，车房的电动门自动缓缓上升，他发动汽车，刚要驶出去，一辆电单车却冲了进来，一个高大、敦厚的年轻人骑在上面。

“哦！少爷回来了！”司机停车让电单车先进来。

少爷？就是贝家唯一的儿子贝浩然？

思洁不敢正眼打量，只偷偷地用眼角瞄一眼浩然，她没有想到浩然会是这个样子的，他看来是那样普通，象许多念大学的男孩一样，穿得很朴素。

“阿袁，你出去？”浩然很坦率，很孩子气，他低下头朝车窗望望，看见陌生的思洁，十分意外，“这个小姐是谁？我们没见过，是吗？”

“是我们的新同事思洁!”袁司机微笑,“明天会来,现在去做制服!”

“新同事?这么年轻?”浩然笑一笑,站直了身体,“欢迎你来我们家,思洁!”

挥挥手,他走了进去。

这样的少爷?完全没有一点架子,这么难得!

“少爷非常好,”袁司机一面开车一面说,“其实不只少爷好,贝家的人都好,很民主,没有阶级观念,而且对我们很有爱心!”

“贝夫人也是这样?”思洁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如果你侍候夫人就太舒服了,”袁司机笑,“只要你遵守贝家的规矩,你轻松得很,比普通人家的女儿还舒服!”

“但是……总是仆人!”她低下头。

袁司机诧异地看她一眼,难道她来之前不知道自己是来做仆人的吗?这女孩子满脸都是委屈呢!

“如果你不看低自己,没有人会看低你,”袁司机正色说,“我们都是贝家的职员,和贝家公司、工厂里受雇的人一样,绝没有什么分别,你不必耿耿于怀!”

“是我不对!”思洁胀红了脸,“事实上我才高中毕业,我什么都不会做,能找到这份工作已经够幸运,我不该抱怨,何况……我必须工作!”

“你……没有家人?”袁司机关心地问。

“不,我母亲有病,我弟弟还小,”思洁摇摇头,“爸爸……不在家,我必须工作!”

“能工作是好事，”袁司机鼓励她，“你会从工作中找到很多不同于读书的乐趣！”

“你在贝家很久了？”思洁问。

“我中学出来那年开始，”袁司机笑了，“而且以后直到我老了，死了，也不会离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思洁忍不住好奇，什么理由使他肯定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呢？

“我无法再找到第二个这么好的主人！”袁司机真心说，“慢慢地你也会发现，贝家人真的很好！”

贝家的人真的如袁司机口中所说的那么有爱心？那么令人尊敬？思洁安心了一些，无论如何，她第一次出来工作能遇到好主人是件值得庆幸的事，看来她真该把所有的委屈收藏起来，专心努力于她的工作！

袁司机很好，把思洁送到裁缝那儿量了衣服，又转达了陈太太的吩咐，然后送思洁回家。想着自己那寒酸的，见不得人的家，她拼命地推辞，宁愿自己回去，但袁司机说什么也不肯，终于坚持把她送到那简陋、破旧的木屋外。思洁很难堪，袁司机却不在意地一笑。

“不必这样，”他真心说，“以前我的家环境比你的更差，我们几乎要睡街边，好好工作，一切总会改善的！”

思洁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汽车却一溜烟走了。她用手背抹一抹眼泪，推开破木门，一眼看见木床上的母亲，正眼巴巴地盯着她，眸中全是希冀。

“妈，成了，”她吸吸鼻子，用快乐的声音说，“他们决

定雇用我了！”

干瘪的母亲这才长长透一口气，安心躺在床上！
她怎能不工作呢？委屈又算得了什么？

试用期两星期已满，贝夫人李丹萍很喜欢思洁，思洁也工作得轻松自如，于是，她决定长期留在贝家了！

她学习了贝家所有的规矩、礼貌，因为她念完了中学，反应快，记忆强，她做事很有条理有分寸，连陈太太这颇为挑剔的女管家都在赞她！

思洁很开心，工作中的确有着不同于读书的快乐！

晚餐时间，这是她最清闲的一刻，她不需要到楼下餐厅服侍贝夫人进餐，另外两个女仆是专负责侍候进餐的，她只要留在楼上就行了！

她替贝夫人整理着刚从干洗店拿回来的一批晚装，那些时髦、豪华的衣服令她眼花缭乱，她真是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漂亮衣服。她慢慢地挂着，又忍不住打量夫人卧室墙上的装饰。

很特别的，贝家的楼上、楼下每一个房里都能看见圣经，都能看见用经句制成的各种摆设、装饰，贝家不过是富有的商人，挂那么多圣经中的经句不只为装饰吧？

卧室门轻响，她怔一怔神，哦！夫人已用完晚餐了吗？看她胡思乱想得连动作都慢了，她得快快挂好这些衣服，夫人餐后可能有其他吩咐的！

听见一连串脚步声，心中一震，不是夫人，是很少见面，只远远地看过两次的老爷！

老爷……但是站在面前这成熟而又漂亮的男人怎能称“老”爷呢？他是那样年轻，那样容光焕发，谁都会相信他只是浩然少爷的哥哥，怎样的“老”爷呢！

“老……老爷！”虽然不象老爷，她却必须这么称呼他。

贝哲人呆了一下，面前站了个清清秀秀、斯斯文文、白白净净、羞羞怯怯的女孩子，她是谁？看见她身上的制服，他明白了。

“你是新来的女孩，是吧！”他淡淡地笑。心中惊讶，这样气质的女孩子来做女仆？

“是！我是思洁，秦思洁，专门服侍夫人的！”她垂着头不敢再看他。

他是“老”爷，却只象“少”爷！

“很好！”哲人一连串地点头。女孩子清新可喜，比以前那粗粗壮壮的阿云好多了。“你以前做什么的？”

“学生！”她很拘谨。

她绝对没想到哲人会问她话。

“哦……”他更意外了。小小的女孩的确还只象个学生，做女仆是委屈了她，即使是贝家的女仆！“你无法找到其他更适合的工作吗？”

“我没有专长，没有关系，很难！”思洁老实地摇头，“而且在这里工作比外面好得多！”

“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”哲人问。他自己也奇怪，怎么有兴致和一个小女仆聊天。

“每一种工作中都有不同的快乐，”她回答得十分得体，“我不敢好高骛远！”

“很好！很好！”哲人非常高兴，家中竟有这么伶俐可喜的女孩子啊！“好好做，你会有前途的！”

前途？一个女仆的前途是什么？还能升级吗？

她当然不能问，迅速挂好衣服，慌忙退出。

“喂……思洁，”哲人叫住她，“帮我放一点热水，我想洗个澡，！”

“是！”她走进浴室。

平日她不需要替哲人服务的，哲人也有一个专人服侍，思洁帮他忙只是因为他是和蔼可亲的主人！

热水放满了浴缸，思洁走出来，看见哲人已换了晨褙坐在那儿等着，停在她脸上的视线竟有些探索意味，一下子她的脸又红了。

“热水放好了，老爷，”她垂着头说，“还有什么事要我做吗？”

“谢谢你，思洁，”他拍拍她的肩，好亲切，“你下楼吧！没有事了！”

思洁一声不响地走下楼，心中还莫名其妙地怦怦跳动着。这贝哲人看起来比他儿子贝浩然漂亮多了，出色多了，他看来那么年轻，他真是贝哲人？

站在楼梯边，她忍不住笑起来，她真荒谬，此地难道

还会有个假的贝哲人？

她等候在饭厅门口，夫人往往会在晚餐后吩咐她一些工作的。等了很久，很久，贝夫人一直没有出来，侍候进餐的两个女仆却出来了！

“请问夫人还在餐厅吗？”她问。

“夫人出去了，”其中一个说，“一个孤儿院打电话来，大概发生一点事情，夫人立刻饭也不吃赶去了！”

“孤儿院？”思洁诧异地问。

“夫人支持的孤儿院！”一个女仆微微一笑，“贝家是出名的慈善之家！”

思洁点点头，这也是贝家的人受人尊敬的一点吧？

“夫人临走可有什么话吩咐我？”思洁问。

“没有啊！”一个说。

“有，当然有，谁说没有？”餐厅门边站的是贝浩然，那正直、纯良的大学生。两个侍候进餐的女仆匆匆走开，留下颇为尴尬的思洁。

“请问少爷，夫人吩咐什么？”她问。浩然平易近人，却没有他父亲那样出色。

“吩咐什么呢？让我想想，”他分明在开玩笑，“啊！她说你可以放假，今夜！”

“真……话？”思洁高兴得忘了礼貌和规矩，浩然是少爷啊！

“你可以问陈太太！”浩然摊开又宽又厚的手掌。

“谢谢你，少爷，真是谢谢你！”思洁兴奋得胀红了

脸，可以回家探望一下母亲，已三个星期了，她总在牵挂，可是试用期刚满，她不敢拿假期。

“不必谢我，不过，能不能在以后不叫我少爷？”他突然在她背后说。

她呆怔一下，没听错吗？以后不叫他少爷？贝家的规矩和礼貌特别多，不叫少爷叫什么？行吗？

“我……不明白！”她讷讷说。

“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的，”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全然不当一回事，“我叫你思洁，你该叫我浩然！”

“那……怎么可以？”她睁大眼睛，“你是少爷，我若叫你名字，太没规矩了！”

“规矩！”他轻轻哼了一声，颇不以为然，“我这个人最讨厌一切虚伪的东西！”

思洁吸一口气，她不该和贝浩然在这个题目上辩论的，他们身份、地位相差悬殊，她很有自知之明！

“我……去见陈太太，”她低着头说，“晚安，少爷！”

也不等他的回答，更不看他的表情，转身匆匆离开。这贝浩然对每一个女仆都如此？

陈太太在另一处略小的饭厅里进餐，袁司机和其他几个女仆也在。

“陈太太，”思洁欲言又止，“刚才，少爷说夫人吩咐今夜可以放假，不知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少爷既然这么说，当然没问题，”陈太太说。她是个最好的管家，以真诚和爱心来对待这些仆人，从不会狐假

虎威地压迫人，“你可以回家！”

“谢谢陈太太，我想……立刻走！”思洁简直忍不住了。

“急什么呢？傻孩子，”陈太太笑，“吃完饭走也不迟，等一会儿我顺便先支这个月的薪水给你！”

“谢谢陈太太！”思洁终于坐下来进餐。

她吃得很少，谁都看得出她归心似箭，等她放下碗筷，陈太太拿来一个厚厚的信封。

“拿去吧！思洁，”陈太太拍拍她的手，“这是你工作的报酬！”

思洁心中来不及有任何感觉，她必须先赶回家再说。

换了衣服，握紧了那封厚厚的薪水袋，她从巨大的贝家宅后门出去。家并不远，只需要几站公共汽车就到了，但短短的路程，把她带回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。

木屋依旧简陋、破烂，黄昏的灯光无力地照射在陈旧的木床上，母亲躺在那儿休息，十七岁的弟弟思维正在煮晚餐。

“妈，思维，我回来了！”推开门，迎面一阵奇异难闻的味道，那是熟悉的，那是“家”的味道！

“思洁……”母亲猛然坐起，满脸惊喜。

“姐……”思维也从火炉边站起来，“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没说过……”

“今夜夫人不在，放我假，”思洁吸吸鼻子，莫名其妙的泪水直往上冲，“我又领了薪水，就送回来！”

“你做了不到一个月啊!”母亲眼中光芒直闪。

“贝家很宽大，他们不在乎早一星期，”思洁把整个信封交给母亲手里，“妈，你拿去用，给——看医生，买一点好吃的营养品!”

“你自己不留一些?”母亲眼中的光芒变成泪珠流下来。

“我不用钱，”思洁深深吸一口气。这一刻所有的委屈感觉全被另一种骄傲所代替，她有了份工作，能赚钱，能养活母亲和弟弟，这是值得骄傲的。我在贝家吃的，住的，用的都是最好的，根本没机会用!”

“孩子……”母亲呜咽着，“委屈你了，你本该有机会念大学，找一份高尚的工作，现在……全是我拖累了你，孩子……”

“妈，怎么这样说呢?”思洁扬一扬头，认真地说：“职业不分贵贱，只要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的报酬都是高贵的，何况贝家人对我很好，不当我是……女仆!”

“真是……这样?”母亲用手背抹一抹眼泪。

“我还能骗你吗?”思洁笑得非常开心，她并没有说假话，浩然说过平等，还要她直呼他的名字。

“姐，你辛不辛苦?”思维忽然问。

“辛苦?我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，”她说，“贝家三个主人，十几个仆人，我只需要跟着夫人就行了，我想比你还舒服得多!”

“如果辛苦，你就别做，”思维垂着头，“我可以去工厂

里找份工作!”

“不，不行，”思洁大叫起来。“你一定要读书，一定要考大学，我们秦家也算书香门第，我不念大学无所谓，你是男孩，你一定要念，你明白吗？明白吗？”

“我明白！”思维点点头，转身回到火炉边。

屋子里有一刹那的沉默，谁都没有说话，好久，好久，思洁再也忍不了那怪异的沉默了！

“我……回去了，思维好好念书，好好照顾妈妈！”她咬着唇说，一转身就奔出木屋。

“思洁，有空再回来！”母亲的声音追出来。

思洁没有停步，一口气奔出那肮脏、杂乱的陋巷，是不是凭她一个人的力量，真能改变一家人的生活？

再走两步，她呆住了，前面灯柱下站着的高高的人影是谁？浩然？贝家唯一的儿子？是他吗？但他怎么会站在这儿？他来做什么？

“少爷……”她喃喃地叫，浩然看见她回家了吗？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“我跟着你来的，”他坦率地笑，“也在等你！”

“等……我？”她简直傻了，浩然等她？一个在他家做女仆的女孩？

“是，等你！”他肯定而真诚地说，“你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子，我希望能了解你！”

“了解我？少爷，我只是你家女仆……”

“不许再跟我说这些，”他十分恼怒，“我问过关于你家